



不信、輕信、或無所謂

既然我們並不堅信，當然就不會有熱情，也就不會發生科學革命之類的事了。

跟台灣一樣，美國總統選舉季節也開始了。各個志在領導當世羅馬帝國的精英都在摩拳擦掌，準備迎接嚴酷的選戰。5月初，有意爭取美國共和黨總統提名的10位好漢首次聚在華盛頓市，接受記者提問，辯論伊拉克戰爭、恐怖主義、核子武器以及誰最能對付希拉蕊等議題。在尖銳的攻防之間，冷不防出現了「有誰不相信演化論？」這樣一個問題，有三位先生舉了手，一位是現任參議員、一位是前州長，另一位是現任眾議員；此外有一位參議員特地強調他雖然相信演化論，但也相信有個上帝。

對於生物學家來說，不相信達爾文演化論幾乎是和不相信原子論一樣荒謬。難道這些美國政壇精英的科學素養真如表面上那麼差勁嗎？或許是為了昭示他其實不是那麼無知，舉手表示不相信演化論的堪薩斯州參議員布朗貝克（Sam Brownback）在5月31日《紐約時報》民意論壇版發表了一篇短文，進一步澄清他對於演化論的立場。

布朗貝克在文章一開始就說他不相信理性和信仰可以分開看待，他認為「兩者沒有任何衝突」，而且應該是「攜手並進」。他也不反對「在單一物種之內，小的變化可以發生」，但是他強調「沒有單一的演化論，例如『疾變平衡』（punctuated equilibrium）的支持者就持續與相信古典達爾文學說的人爭論不休」，意味著演化論仍非定論。不少生物學家讀了之後馬上跳出來抗議，他們說布朗貝克對於演化論的說法聽似客觀，其實完全錯誤：「疾變平衡」的說法並沒有抵觸達爾文學說，儘管某些演化細節還沒完全弄清楚，但演化論的主要論點全然沒有可懷疑之處。

不過布朗貝克最令人皺眉頭的地方在於他底下這段話：「儘管人們應該不遺餘力去探討人類起源的本質，但是我們可以很有把握的說，我們起碼已經確知部份的結果：人類的出現不是巧合，而是呈現被創造出來的宇宙中特殊的一面。演化論之中如果有些部份和這件真理相容，那麼我們就接納它為人類知識的一部份；但是演化論中那些會傷

害這件真理的部份，我們便必須堅定地排除它，因為它只是偽裝成科學的無神論而已。」這段話講得很清楚，一旦布朗貝克自己的信仰和科學有所衝突，他會毫不猶豫地拋棄科學所揭櫫的真相。

對於多數沒有鮮明宗教信仰的台灣人來說，布朗貝克以及和他有相同信仰的選民真是迷信到頭腦壞掉了：已經寫入教科書的學說怎麼還會有人（而且是位高權重的人）不相信？實在不識時務！我相信如果有人做調查，台灣人相信演化論的比例，平均而言，必遠高於「受困」於宗教信仰的美國人。

然而台灣人不是也迷信得很厲害嗎？關於這一點，文豪魯迅早在1934年就寫過一篇〈運命〉（見《且介亭雜文》），一針見血地提出了答案。魯迅說：「中國人自然有迷信，也有『信』，但好像很少『堅信』。我們先前最尊皇帝，但一面想玩弄他，也尊后妃，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；畏神明，而又燒紙錢作賄賂，佩服豪傑，卻不肯為他作犧牲。崇孔的名儒，一面拜佛，信甲的戰士，明天信丁。宗教戰爭向來是沒有的，從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，就只靠幾個人在皇帝耳朵邊的甜言蜜語。風水、符咒、拜禱……偌大的『運命』，只要化一批錢或磕幾個頭，就改換得和注定的一筆大不相同了——就是並不注定。」

這麼滑溜、並不「堅信」的習性，我以為70年前的中國人是這樣，21世紀的台灣人也還是這樣，所以，我們不會遇上「信仰與科學發生衝突」的困擾。就某個角度而言，我們很能「與時俱進」，比起美國人有「科學精神」多了！但是就科學這回事來說，沒有深刻的信念也會伴隨著另一種後遺症：既然我們並不堅信，當然就不會有熱情；沒有熱情就不會「肯作犧牲」，也就不會發生科學革命之類的事了。

高涌泉 台灣大學物理系教授